

# 风险冲击视角下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研究\*

## ——以太行革命老区为例

高 帅<sup>1</sup> 程 炜<sup>1</sup> 唐建军<sup>2</sup>

**摘要:** 提高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本文基于 2022 年太行革命老区实地调查数据, 构建“风险冲击—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分析框架, 在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视角下, 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 3 个维度测度农户生计韧性,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并探讨提升农户生计韧性的策略。结果发现: 第一, 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程度最大, 负向影响作用大小依次为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 第二, 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影响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 三者影响作用水平相当; 第三, 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易于形成对自然风险冲击的预期, 且能够选择种植更适当地气候的作物品种和更适宜的耕作方式, 增强适应和应对能力, 从而提高自身生计韧性。此外, 通过不同群体农户生计韧性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应进一步关注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的生计韧性。

**关键词:** 农户生计 生计韧性 风险冲击 革命老区

**中图分类号:** F323.89; F328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革命老区曾为党和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地理位置多位于省域交界山区, 特殊的区位条件曾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 区位条件较差也制约了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革命老区群众健康意识淡薄, 普遍存在“小病不去治, 大病不敢治”的情况, 易于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由于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户也容易受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影响。农户自身应对风险冲击的生计资本有限、能力较弱(高帅等, 2020), 革命老区群众在遭受风险冲击时仍面临着较大返贫致贫风险。针对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增能赋权视角下太行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的多维识别及可持续减贫研究”(编号: 21BJY018)的支持。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 唐建军。

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支持逐步完善。《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指出，“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sup>①</sup>。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sup>②</sup>。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带来良好契机。

已有文献关于革命老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革命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有研究认为，虽然革命老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提高（张楠等，2023），但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仍不容忽视，应将补齐革命老区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作为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优先内容（史婵等，2023）。二是红色资源对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张科等（2023）研究发现，发展红色旅游可以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黄建红（2023）研究发现，“红三角”内源式发展模式<sup>③</sup>有利于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红色资源与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引擎。三是革命老区振兴政策的实施效果。刘奥和张双龙（2023）研究发现，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大多数关于革命老区的研究聚焦革命老区区域层面发展，从微观层面关注革命老区农户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革命老区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且革命老区发展最终要依靠革命老区群众（龚斌磊等，2022）。因此，关注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农户生计韧性<sup>④</su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方法构建和影响因素分析。生计韧性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计量经济学估计农户生计韧性的方法。Cissé and Barrett（2018）开创性地提出用农户达到特定福利水平的条件概率来衡量农户的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测度中常用的福利水平指标有家庭总资产、主观福利水平、消费和收入等（Barret et al., 2021）。基于此方法，贾男和王赫（2022）、李晗和陆迁（2022）测度了脱贫农户的生计韧性。另一种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相关指标测度农户生计韧性的方法。Speranza et al.（2014）率先提出了生计韧性分析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衡量农户生计韧性。基于此方法，陈佳等（2016）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测算了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的恢复力差异，孙彦和赵雪雁（2022）测度了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恢复力。在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学者多关注外界干扰对于个人或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冲击频率和国家干预政策会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影响，而加强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的能力、无条件现金转移支

<sup>①</sup>参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20/content\\_5587874.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20/content_5587874.htm)。

<sup>②</sup>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第32页。

<sup>③</sup>“红三角”内源式发展模式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资源内生。以红色资源赋能产业发展，启动乡村振兴经济引擎。第二，价值认同。以红色基因培育乡村人才，启动乡村振兴智力引擎。第三，村庄动员。以红色文化涵养乡风文明，启动乡村振兴精神引擎。

<sup>④</sup>韧性英文表述为“resilience”，中文文献译为“恢复力”“抗逆力”“复原力”等，均表示同一含义。

付、帮助农户提前感知外部风险冲击信息等有利于提高农户生计韧性 (Thulstrup, 2015; Kumar et al., 2020; Campbell, 2021; 李晗和陆迁, 2022)。

综上所述, 针对特定区域重点人群生计韧性的研究相对不足, 在具体情境下结合实际考虑常见多发风险冲击的研究不多, 特别是综合考虑多重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机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 本文结合太行革命老区农户生计实际, 探讨风险冲击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机理, 以期为提高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 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丰富现有研究: 第一, 综合考虑农户可能面临的常见风险冲击, 构建“风险冲击—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分析框架, 系统探讨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第二, 结合森(2001)提出的能力缺失是农户发展受限根本原因的思想, 从“能力内涵”探讨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路径, 为提升农户生计韧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 运用太行革命老区的实地调查数据, 建构生计韧性指标体系, 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及优化生计韧性指标, 实证分析风险冲击对生计韧性的影响机理, 为生计韧性相关研究指标体系构建和实证分析提供经验证据。

## 二、概念阐释、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一) 概念阐释

生计韧性是指一个人或家庭拥有在面临不同外部风险冲击时均可保持不陷入贫困状况的能力 (Barrett and Constan, 2014)。“生计”是一个人谋生的手段和方式 (李斌等, 2004), 生计被引入贫困研究范畴, 衍生出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可持续生计等与贫困相关的理论, 其中, 生计资本数量可以反映出—个家庭生计韧性水平 (李小云等, 2007)。生态学家 Holling (1973) 最早将韧性应用到生态系统的研究中, 用于分析—个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所产生的行为变化, 以及在变化过程中维持稳定的能力。生计韧性作为—个发展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学、工程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Phadera et al., 2019)。Speranza et al. (2014) 指出, 生计韧性理论有利于理解贫困农户如何维持生计, 对研究解决贫困问题有重要意义。

生计韧性和贫困脆弱性可以用来前瞻性地研究农户面对风险冲击时家庭或个体的生计变化。贫困脆弱性主要通过收入指标衡量, 可反映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和对风险的暴露度、敏感性以及适应性。与贫困脆弱性相比, 生计韧性能够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多维度衡量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并且生计韧性定义可反映农户面对风险冲击时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事后恢复的能力。此外, 生计韧性是动态和非线性的, 能更好刻画福利动态与分布 (Cissé and Barrett, 2018), 研究内涵更为丰富。本文基于“能力内涵”, 参考 Speranza et al. (2014) 的相关研究选取相应指标衡量农户生计韧性。衡量生计韧性的3个维度中, 缓冲能力是指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维持自身生计水平不变的能力; 自组织能力是指农户在应对风险冲击时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帮助的能力 (Liu et al., 2020); 学习能力是指农户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以及农户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Speranza et al., 2014)。

### (二) 理论分析框架

“能力内涵”是生计韧性的内生基础。—方面, 能力缺失是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 (森, 2001),

生计韧性分析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同时将应对外界变化的不同能力作为分析重点（Barrett et al., 2021）。另一方面，“能力内涵”强调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森，1998），而生计韧性正是通过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维度的能力集合来综合衡量，因此，“能力内涵”与生计韧性概念本源比较契合。生计韧性研究往往基于系统受到一定的外界干扰和风险冲击。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复杂多样，风险冲击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预估风险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而革命老区群众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风险冲击的影响，从而降低农户生计韧性水平。实际中对农户生计影响较大的风险冲击主要有健康风险冲击、自然灾害风险冲击和市场风险冲击等。结合革命老区农户生计情况，本文构建“风险冲击—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选取农户生产生活中常见多发的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基于“能力内涵”，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测度农户生计韧性，将能力分析视角作为生计韧性机理分析的切入点，通过探究多重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维度找寻提升生计韧性的策略，进而强化农户生计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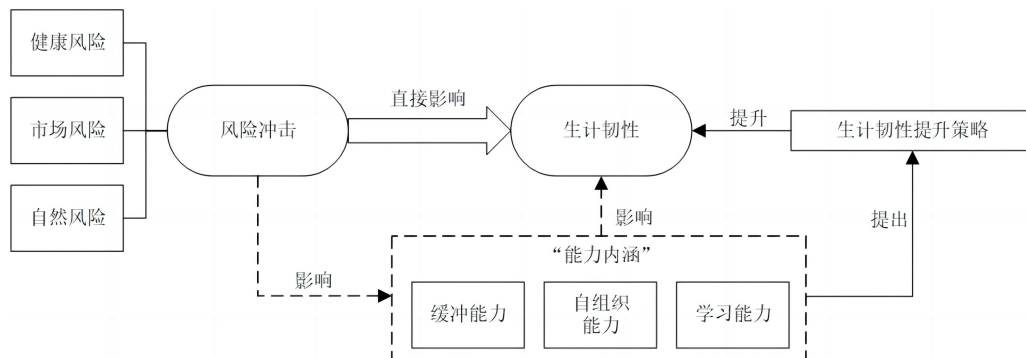


图1 风险冲击、生计韧性与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框架

### （三）研究假说

1.健康风险冲击与农户生计韧性。健康风险冲击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对农户生计产生持续性影响（高梦滔和姚洋，2005）。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农户支出，进而减少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生计资本；另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在长时间内降低农户劳动能力，劳动能力下降又导致农户经营性收入减少（Capatina, 2015），从而影响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缓冲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抵御风险冲击能力和恢复能力（秦立建等，2012）。健康风险冲击导致收入下降，由于生计韧性水平降低，农户没有足够能力应对健康风险冲击，从而进一步加深贫困，陷入“疾病—贫困—疾病”的恶性循环。此外，健康风险冲击的反复性和长期性还会影响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以及社会参与感。农户在遭受健康风险冲击后容易产生悲观想法，影响自身发展和社交积极性，从而降低其通过学习和社交网络获取帮助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农户自组织能力。除此之外，健康风险冲击发生后，其他家庭成员为照顾病人也会付出时间和精力，从而减少学习时间，降低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学习能力。据此，本文研究提出假说H1。

H1: 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

2. 市场风险冲击与农户生计韧性。农户具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意味着农户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市场风险冲击。太行革命老区农户多是小农户, 彼此之间联系较为松散, 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苏芳和尚海洋, 2012), 并且农户自身缺少规避市场风险冲击的能力(徐欣等, 2010), 导致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增收和福利改善产生一定影响, 进而降低农户缓冲能力(丁志国和李泊祎, 2020)。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 由于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 农户外出务工的机会和农户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减少, 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 进而影响农户生计韧性。农户对市场信息的把握能力和市场风险冲击的感知能力较弱, 受自身知识水平以及传统思想惯性束缚, 农户学习能力相对不足, 也影响了农户应对市场风险冲击的能力。此外, 小农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脆弱”的, 小农户生计特质不足以支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和劳动力市场风险, 有限的自组织能力难以有效应对市场风险冲击。据此, 本文研究提出假说 H2。

H2: 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

3. 自然风险冲击与农户生计韧性。自然灾害种类多, 发生频率高, 造成损失严重。太行革命老区地势复杂, 耕地多以旱地为主, 农业生产经营易遭受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作为常见多发风险冲击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 甚至对农业生产产生毁灭性打击(魏钦恭和刘伟, 2020)。自然灾害通过减少家庭资产影响农户收入(Markhvida et al., 2020), 受农业生产周期性约束, 虽然农户能积极种植应季作物挽回损失, 但部分农户前期生产固定性投资难以回本, 经济负担加重削弱了农户生计韧性(杨浩等, 2016)。对于依赖于土地资源生活的农户, 自然灾害对农户缓冲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据此, 本文研究提出假说 H3。

H3: 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太行革命老区集革命老区、生态涵养区、深山区、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于一体, 脱贫攻坚后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历史性改善, 但总体上发展基础仍较薄弱, 仍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 2022 年 7 月对太行革命老区忻州市五台县、大同市云州区的实地调查, 调查方式为“一对一”访谈。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样本选取采取分层随机的抽样方式。首先, 从同属于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太行革命老区的忻州市和大同市中分别选取 1 个县(这两县均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支持县)。其次, 在每个样本县按经济条件的差异随机抽取 4 个乡镇。具体做法是, 先将每个县的所有乡镇按经济条件(201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 然后在每个县分别随机选取 2 个经济条件较好和 2 个经济条件较差的乡镇。再次, 根据距离乡镇的远近, 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1 个距乡镇较远和 1 个距乡镇较近的脱贫村作为样本村, 且分别在所选的脱贫村周边选择 1 个非贫困村作为对照。最后, 根据是否为脱贫户, 在所选样本村中随机抽取农户进行入户访谈, 每个村完成 16 份左右的问卷。有效样本总量为 524 份。

## （二）变量选取

1. 农户生计韧性。本文力图构建切合太行革命老区实际生计韧性理论框架。农户生计韧性的衡量借鉴 Speranza et al. (2014) 农户生计韧性的衡量指标体系，并参考 Quandt (2018) 的观点，认为农户生计韧性构建应聚焦农户层级指标，同时综合考虑整合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结合太行革命老区实际，基于“能力内涵”，本文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 3 个维度选取多个指标对农户生计韧性进行衡量。具体维度定义如下：

（1）缓冲能力。社会资本反映农户用以提高收入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 (Speranza et al., 2014)，本文结合缓冲能力的定义，参考王君涵等 (2020)，选用“借钱困难程度”“人情礼支出”“亲朋好友中村干部数量”等来衡量；劳动能力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占比可以反映出—个家庭劳动能力状态，本文选用“劳动力占比”来衡量；本文选用“耕地面积”衡量自然资本，原因是农户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自然资本的丰裕程度，而土地是最基本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反映农户用于日常消费的现金及可获得的信贷支持，本文选用“家庭人均纯收入”“小额信贷可获性”等来衡量；物质资本是农户用于生产生活的基础设备，本文选用“家用电器数”“交通和生产工具数”等来衡量。

（2）自组织能力。结合自组织能力的定义，本文参考吴孔森等 (2021)，通过“是否为脱贫村”“参与村集体活动的频率”“农户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到乡镇距离”“是否参与合作社、村集体产业以及电商”“农户社会参与感满意度”等衡量农户与社会环境联系的紧密程度；选取“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农户人际关系满意度”“有困难找人帮忙的难易程度”来衡量农户参与社会网络程度及其互动塑造的合作和互惠程度。

（3）学习能力。结合学习能力的定义，参考陈佳等 (2016) 的研究，本文采用“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技能培训”衡量农户获取知识的能力；有效的反馈机制可以反映农户对知识接受程度以及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因此，本文采用“参与技能培训后是否有收获”“产业帮扶下农户增收能力”“产业帮扶下农户发展能力”等衡量农户对所学知识的反馈能力；农户分辨威胁和潜在机会的能力可以促进其学习相关知识，因此，本文选用“辨别影响生活水平因素的能力”指标衡量农户分辨威胁和潜在机会的能力。

2. 风险冲击。本文选取农户近 3 年所经历的冲击来衡量其所遭受的风险冲击。农户近 3 年经历了风险冲击意味着未来仍有可能再次遭受此类风险冲击。本文结合太行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选取农户主要面临的 3 类风险冲击：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具体定义如下：

（1）健康风险冲击。健康风险冲击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常见风险易发点，年龄较大的农户更容易遭受健康风险冲击。实地调查发现，患有慢性病的农户需长期吃药治疗，长期医疗支出对于农户生计产生持久性影响；有大病患者的家庭短时间内产生大额支出，对农户产生突发性影响。除此之外，患慢性病或大病还会对农户劳动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选取“身体健康状况”“农户的医疗负担程度”“农户家庭医疗费用”“家中是否有人发生意外或生大病”“家中是否缺少劳动力”作为观测变量综合衡量农户遭受的健康风险冲击。

(2) 市场风险冲击。一方面, 农户作为生产者, 生产资料或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对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增加农户生产性支出。除此之外, 近几年由于受到疫情及部分行业不景气的影响, 农户外出务工机会及务工收入减少。本文通过近3年家中是否遭受“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产品难卖”“食品、燃油价格上升”“外出务工难”“拖欠务工工资”“收入大幅波动”测度市场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产生的影响具有个体差异, 不同农户对同样的市场变化感受程度也不同, 所以, 课题组在调查中以受访者自身主观评价作为市场风险冲击信息采集的依据。“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判断依据是以农户自身认为此类变化是否对其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以此来衡量农户是否遭受市场风险冲击。如访谈中调查员询问农户是否认为“农业生产成本过高”, 如果受访者回答为“是”, 则认为该农户经历了此类市场风险冲击; 如果受访者回答为“否”, 则认为该农户未经历此类冲击, 或此类冲击未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

(3) 自然风险冲击。对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户来说, 自然灾害是长期影响生产的风险点, 由于太行革命老区属于原集中连片特困山区, 降水量较少, 容易发生干旱, 并且土地质量较差,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农户生计容易受到影响。本文选取近3年农户“是否遭受自然灾害”“是否遭受作物病虫害”“是否遭受严重畜禽疫病”“耕地质量”来衡量农户遭受自然风险冲击的情况。

具体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风险冲击及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

潜变量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或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缓冲能力	y <sub>1</sub>	借钱困难程度	从低到高1~5分赋值; 非常容易=5, 比较容易=4, 一般=3, 比较困难=2, 非常困难=1	2.716	1.245
	y <sub>2</sub>	人情礼支出	2021年农户在人情礼方面的支出金额(元)	1873.32	1873.36
	y <sub>3</sub>	亲朋好友中村干部数量	亲朋好友中村干部数量(个)	0.092	0.375
	y <sub>4</sub>	劳动力占比	16~60周岁人数与家庭总人数之比	0.405	0.380
	y <sub>5</sub>	耕地面积	农户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亩)	9.900	14.892
	y <sub>6</sub>	家庭人均纯收入	2021年农户家庭年纯收入/家庭人数(元)	11116.53	11046.84
	y <sub>7</sub>	小额信贷可获性	是否可以获得小额信贷: 是=1, 否=0	0.074	0.263
	y <sub>8</sub>	家用电器数	可正常使用的家用电器数量(台), 如电视、冰箱、洗衣机等	3.578	1.422
	y <sub>9</sub>	交通和生产工具数	可正常使用的交通和生产工具数量(辆或台), 如汽车、拖拉机等	0.830	0.989
自组织能力	y <sub>10</sub>	是否为脱贫村	是否为脱贫村: 是=1, 否=0	0.651	0.477
	y <sub>11</sub>	参与村集体活动的频率	从低到高1~5分赋值; 经常=5, 较多=4, 一般=3, 偶尔=2, 从不=1	2.527	1.200
	y <sub>12</sub>	农户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从低到高1~5分赋值; 非常信任=5, 比较信任=4, 一般=3, 比较不信任=2, 非常不信任=1	3.515	1.043
	y <sub>13</sub>	到乡镇距离	农户从家中到乡镇的距离(千米)	7.400	7.556

表 1 (续)

自组织 能力	y <sub>14</sub>	是否参与合作社、村集体产业以及电商	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村集体产业以及电商:是=1, 否=0	0.107	0.309
	y <sub>15</sub>	农户社会参与感满意度	从低到高 0~10 分赋值: 非常不满意=0, 非常满意=10	6.015	2.087
	y <sub>16</sub>	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从低到高 1~5 分赋值: 非常信任=5, 比较信任=4, 一般=3, 比较不信任=2, 非常不信任=1	3.929	0.828
	y <sub>17</sub>	农户人际关系满意度	从低到高 0~10 分赋值: 非常不满意=0, 非常满意=10	6.641	2.060
	y <sub>18</sub>	有困难找人帮忙的难易程度	从低到高 1~5 分赋值: 非常困难=5, 比较困难=4, 一般=3, 比较容易=2, 非常容易=1	2.866	1.240
学习 能力	y <sub>19</sub>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时间(年)	5.885	3.437
	y <sub>20</sub>	是否参与技能培训	是否参与技能培训: 是=1, 否=0	0.231	0.422
	y <sub>21</sub>	参与技能培训后是否有收获	参与技能培训后是否有收获: 是=1, 否=0	0.233	0.423
	y <sub>22</sub>	产业帮扶下农户增收能力	从低到高 1~5 分赋值: 非常明显=5, 比较明显=4, 一般=3, 比较不明显=2, 非常不明显=1	2.889	1.118
	y <sub>23</sub>	产业帮扶下农户发展能力	从低到高 1~5 分赋值: 非常明显=5, 比较明显=4, 一般=3, 比较不明显=2, 非常不明显=1	2.800	1.221
	y <sub>24</sub>	辨别影响生活水平因素的能力	农户认为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有哪些(个)	1.865	1.000
健康 风险 冲击	x <sub>1</sub>	身体健康状况	从低到高 0~10 分赋值: 非常不健康=0, 非常健康=10	5.555	2.450
	x <sub>2</sub>	农户的医疗负担程度	从低到高 1~5 分赋值: 很大=5, 比较大=4, 一般=3, 比较小=2, 很小=1	3.183	1.252
	x <sub>3</sub>	农户家庭医疗费用	2021 年农户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费用(元)	4791.00	9167.50
	x <sub>4</sub>	家中是否有人发生意外或生大病	家中是否有人发生意外或生大病: 是=1, 否=0	0.483	0.500
	x <sub>5</sub>	家中是否缺少劳动力	家中是否缺少劳动力: 是=1, 否=0	0.214	0.410
市场 风险 冲击	x <sub>6</sub>	农业生产成本过高	农业生产成本是否过高: 是=1, 否=0	0.448	0.498
	x <sub>7</sub>	农产品价格过低	农产品价格是否过低: 是=1, 否=0	0.208	0.406
	x <sub>8</sub>	农产品难卖	农产品是否难卖: 是=1, 否=0	0.223	0.417
	x <sub>9</sub>	食品、燃油价格上升	食品、燃油价格是否上升: 是=1, 否=0	0.263	0.440
	x <sub>10</sub>	外出务工难	外出务工是否困难: 是=1, 否=0	0.174	0.379
	x <sub>11</sub>	拖欠务工工资	是否被拖欠务工工资: 是=1, 否=0	0.021	0.143
	x <sub>12</sub>	收入大幅波动	从增加到减少 1~5 分赋值: 大幅减少=5, 小幅减少=4, 变化不大=3, 小幅增加=2, 大幅增加=1	3.176	1.075
自然 风险 冲击	x <sub>13</sub>	是否遭受自然灾害	是否遭受自然灾害: 是=1, 否=0	0.193	0.395
	x <sub>14</sub>	是否遭受作物病虫害	是否遭受作物病虫害: 是=1, 否=0	0.042	0.200
	x <sub>15</sub>	是否遭受严重畜禽疫病	是否遭受严重畜禽疫病: 是=1, 否=0	0.015	0.122
	x <sub>16</sub>	耕地质量	从好到差 1~5 分赋值: 非常差=5, 比较差=4, 一般=3, 比较好=2, 非常好=1	3.265	1.018



3. 计量模型。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估计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生计韧性、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均为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通过可观测变量衡量潜变量，还可以同时估计不同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测量模型，也称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描述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X = \Lambda_x \xi + \delta \quad (1)$$

$$Y = \Lambda_y \eta + \varepsilon \quad (2)$$

(1) 式和 (2) 式中： $X$ 、 $Y$  为可观测变量， $\Lambda_x$ 、 $\Lambda_y$  为反映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关系的因子载荷系数， $\xi$  为外生潜变量， $\eta$  为内生潜变量。本文的外生潜变量包括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内生潜变量包括生计韧性、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 $\varepsilon$  和  $\delta$  为被解释潜变量的测量误差。本文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运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维度来衡量农户生计韧性。

另一部分是结构模型，即潜变量因果关系模型，反映风险冲击对生计韧性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eta = \beta \eta + \Gamma \xi + \zeta \quad (3)$$

(3) 式中： $\eta$  为生计韧性、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潜变量， $\beta$  代表  $\eta$  之间的关系， $\xi$  代表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等外生潜变量， $\Gamma$  代表外生潜变量  $\xi$  对内生潜变量  $\eta$  的影响， $\zeta$  为随机扰动项。

## 四、结果分析

### (一) 问卷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1. 信度检验。本文对所选取的 40 个指标进行因子旋转分析，“亲朋好友中村干部数量”“小额信贷可获性”“是否为脱贫村”“到乡镇距离”“是否参与合作社、村集体产业以及电商”“是否参与技能培训”“参与技能培训后是否有收获”“家中是否缺少劳动力”“食品、燃油价格上升”“拖欠务工工资”“是否遭受严重畜禽疫病”等指标的因子载荷小于 0.4。剔除这些因子载荷低于 0.4 的指标，最终剩余 29 个指标。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剔除因子载荷较低的指标后，KMO 值大于 0.8，并且检验结果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好，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本文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指标调整后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6，说明量表具有较可靠的信度。

表 2 潜变量的信度检验

潜变量	调整前 Cronbach's Alpha	调整前可测变量个数	调整后 Cronbach's Alpha	调整后可测变量个数
缓冲能力	0.782	9	0.818	7
自组织能力	0.574	9	0.779	6
学习能力	0.793	6	0.836	4
健康风险冲击	0.548	5	0.602	4

表2 (续)

市场风险冲击	0.650	7	0.742	5
自然风险冲击	0.533	4	0.613	3
可观测变量个数		40		29

2.效度检验。根据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低于0.4的11个指标后,各指标的因子载荷标准化系数都大于0.4(见表3),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这说明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效度,表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健康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等潜变量均能被其对应的观测变量较好地诠释。

表3 问卷效度检验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调整前的因子载荷	调整后的因子载荷
缓冲能力	借钱困难程度 ( $y_1$ )	0.829	0.798
	人情礼支出 ( $y_2$ )	0.656	0.644
	亲朋好友中村干部数量 ( $y_3$ )	0.092	
	劳动力占比 ( $y_4$ )	0.585	0.551
	耕地面积 ( $y_5$ )	0.576	0.609
	家庭人均纯收入 ( $y_6$ )	0.591	0.628
	小额信贷可获性 ( $y_7$ )	0.226	
	家用电器数 ( $y_8$ )	0.768	0.795
	交通和生产工具数 ( $y_9$ )	0.784	0.782
自组织能力	是否为脱贫村 ( $y_{10}$ )	0.035	
	参与村集体活动的频率 ( $y_{11}$ )	0.656	0.657
	农户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 $y_{12}$ )	0.541	0.537
	到乡镇距离 ( $y_{13}$ )	0.000	
	是否参与合作社、村集体产业以及电商 ( $y_{14}$ )	0.153	
	农户社会参与感满意度 ( $y_{15}$ )	0.533	0.533
	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 $y_{16}$ )	0.574	0.574
	农户人际关系满意度 ( $y_{17}$ )	0.655	0.656
	有困难找人帮忙的难易程度 ( $y_{18}$ )	0.682	0.684
学习能力	户主受教育程度 ( $y_{19}$ )	0.804	0.796
	是否参与技能培训 ( $y_{20}$ )	0.198	
	参与技能培训后是否有收获 ( $y_{21}$ )	0.205	
	产业帮扶下农户增收能力 ( $y_{22}$ )	0.834	0.835
	产业帮扶下农户发展能力 ( $y_{23}$ )	0.899	0.908
	辨别影响生活水平因素的能力 ( $y_{24}$ )	0.518	0.484
健康风险冲击	身体健康状况 ( $x_1$ )	0.920	0.918
	农户的医疗负担程度 ( $x_2$ )	0.758	0.759
	农户家庭医疗费用 ( $x_3$ )	0.477	0.477
	家中是否有人发生意外或生大病 ( $x_4$ )	0.675	0.676

表3 (续)

健康风险冲击	家中是否缺少劳动力 ( $x_5$ )	0.111	
市场风险冲击	生产成本过高 ( $x_6$ )	0.567	0.568
	农产品价格过低 ( $x_7$ )	0.589	0.588
	农产品难卖 ( $x_8$ )	0.743	0.745
	食品、燃油价格上升 ( $x_9$ )	0.097	
	外出务工难 ( $x_{10}$ )	0.572	0.571
	拖欠务工工资 ( $x_{11}$ )	-0.006	
自然风险冲击	收入大幅波动 ( $x_{12}$ )	0.625	0.625
	是否遭受自然灾害 ( $x_{13}$ )	0.753	0.756
	是否遭受作物病虫害 ( $x_{14}$ )	0.540	0.540
	是否遭受严重畜禽疫病 ( $x_{15}$ )	0.029	
	耕地质量 ( $x_{16}$ )	0.570	0.563

(二) 模型拟合结果

本文研究根据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合表 1 中的风险冲击和农户生计韧性指标体系,运用 Amos26.0 软件开展分析,得到模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剔除因子载荷低于 0.4 的指标)的模型拟合值,如表 4 所示。调整前的结构方程模型整体适配度和拟合度较低,  $\chi^2 / df$  (5.752)、GFI (0.818)、RMSEA (0.095)、IFI (0.619)、TLI (0.590)、CFI (0.617) 和 AIC (4160.104) 等多个适配系数不理想。剔除因子载荷较低指标后,多个拟合指数得到明显改善。其中:拟合优度指数(GFI)由原来的 0.818 上升为 0.903,大于可接受的标准(0.9);PNFI 从 0.536 上升到 0.772;PCFI 从 0.577 上升到 0.822。其余适配度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包括  $\chi^2 / df$  (2.250)、GFI (0.903)、RMSEA (0.049)、IFI (0.971)、TLI (0.907)、CFI (0.917)、AIC (960.884)。

表 4 调整前和调整后的模型整体适配度对比

指数		评价标准	调整前		调整后	
			拟合值	结果	拟合值	结果
绝对拟合指数	$\chi^2 / df$	越小越好	5.752	不理想	2.250	理想
	GFI	大于 0.9, 越接近 1 越好	0.818	不理想	0.903	理想
	RMSEA	小于 0.08 尚可, 小于 0.05 较好	0.095	不理想	0.049	理想
	IFI	大于 0.9, 越接近 1 越好	0.619	不理想	0.971	理想
相对拟合指数	TLI	大于 0.9, 越接近 1 越好	0.590	不理想	0.907	理想
	CFI	大于 0.9, 越接近 1 越好	0.617	不理想	0.917	理想
	AIC	越小越好	4160.104	不理想	960.884	理想
信息指数	PNFI	大于 0.5	0.536	理想	0.772	理想
	PCFI	大于 0.5	0.577	理想	0.822	理想

注: GFI 表示拟合优度指数, RMSEA 表示近似误差均方根, NFI 表示规范拟合指数, TLI 表示塔克-刘易斯指数, CFI 表示比较拟合指数, IFI 表示增量拟合指数, AIC 表示赤池信息准则, PNFI 表示简约后规范拟合指数, PCFI 表示简约后比较拟合指数。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估计结果。表 5 报告了删除因子载荷较低指标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表 6 分别报告了风险冲击对生计韧性的直接效应估计结果，以及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等不同农户生计韧性维度的间接效应估计结果。

表 5 优化模型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生计韧性←健康风险冲击	-0.483***	0.048	y <sub>11</sub> ←自组织能力	0.657***	0.034
生计韧性←市场风险冲击	-0.160**	0.068	y <sub>12</sub> ←自组织能力	0.537***	0.038
生计韧性←自然风险冲击	0.210***	0.063	y <sub>15</sub> ←自组织能力	0.533***	0.038
缓冲能力←生计韧性	0.874***	0.049	y <sub>16</sub> ←自组织能力	0.574***	0.037
自组织能力←生计韧性	0.559***	0.059	y <sub>17</sub> ←自组织能力	0.656***	0.034
学习能力←生计韧性	0.627***	0.041	y <sub>18</sub> ←自组织能力	0.684***	0.033
x <sub>4</sub> ←健康风险冲击	0.676***	0.028	y <sub>19</sub> ←学习能力	0.796***	0.020
x <sub>3</sub> ←健康风险冲击	0.477***	0.037	y <sub>22</sub> ←学习能力	0.835***	0.020
x <sub>2</sub> ←健康风险冲击	0.759***	0.025	y <sub>23</sub> ←学习能力	0.908***	0.016
x <sub>1</sub> ←健康风险冲击	0.918***	0.020	y <sub>24</sub> ←学习能力	0.484***	0.037
y <sub>1</sub> ←缓冲能力	0.798***	0.020	x <sub>12</sub> ←市场风险冲击	0.625***	0.038
y <sub>2</sub> ←缓冲能力	0.644***	0.029	x <sub>10</sub> ←市场风险冲击	0.571***	0.038
y <sub>4</sub> ←缓冲能力	0.551***	0.035	x <sub>8</sub> ←市场风险冲击	0.745***	0.032
y <sub>5</sub> ←缓冲能力	0.609***	0.032	x <sub>7</sub> ←市场风险冲击	0.588***	0.037
y <sub>6</sub> ←缓冲能力	0.628***	0.030	x <sub>6</sub> ←市场风险冲击	0.568***	0.038
y <sub>8</sub> ←缓冲能力	0.795***	0.021	x <sub>13</sub> ←自然风险冲击	0.756***	0.059
y <sub>9</sub> ←缓冲能力	0.782***	0.021	x <sub>14</sub> ←自然风险冲击	0.540***	0.046
			x <sub>16</sub> ←自然风险冲击	0.563***	0.055

注：\*\*\*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表 6 不同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和子维度影响效应的标准化系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生计韧性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健康风险冲击	-0.483*** (0.048)	-0.422*** (0.041)	-0.270*** (0.044)	-0.303*** (0.036)
市场风险冲击	-0.160** (0.068)	-0.140** (0.056)	-0.089** (0.044)	-0.100** (0.043)
自然风险冲击	0.210*** (0.063)	0.184*** (0.057)	0.118*** (0.036)	0.132*** (0.040)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

2.估计结果分析。(1)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程度最大。从影响路径来看,健康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产生的负向影响依次减弱。

如表6所示,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483,验证了假说H1。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具有偶发性、突发性。农村居民通常对健康特别是疾病预防重视不足,一般不会定期体检,健康出现问题后往往也不重视,常采用偏方或者直接到药店里买药等方式治疗,而不是到医院里做检查,导致耽误治疗或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使一般疾病发展成较为严重的疾病,从而产生较大的医疗支出(高梦滔和姚洋,2005)。健康风险冲击在短期内对农户生计资本产生较大直接影响,从而削弱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具有持久性。健康风险冲击发生后,在很长时间内会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课题组调查发现,农民年龄较大,遭受健康风险冲击后身体恢复能力弱,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参与水平和强度(王翌秋和刘蕾,2016),从而影响其长期发展能力和创收能力,造成农户遭受风险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下降。

健康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自组织能力产生负向影响的间接效应标准化系数依次为-0.422、-0.303、-0.270。具体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健康风险冲击通过减少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直接影响农民的健康水平,降低了农民的劳动能力,从而限制其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因此,健康风险冲击不仅对农户当期收入造成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农户的未来收入,进而导致农户的金融资本减少(岳崴等,2021)。另一方面,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产生长期影响。当农户经济条件逐渐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时,农户借钱的频率会加大,而“救急不救穷”现象客观存在,被求助者考虑到借钱农户偿还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下,可能拒绝借款,从而增加农户借钱困难程度,导致农户的社会资本减少。第二,健康风险冲击通过减少农户的社会互动对自组织能力产生影响。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仅局限于生理方面,也会在心理上对农户造成负面影响。农户可能不愿意透露健康状况,减少与其他农户交流,从而影响其参与村集体活动的频率和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进而对其社会互动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健康风险冲击通过降低农户获取知识和知识应用对其学习能力产生影响。遭受健康风险冲击后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照顾生病家庭成员会占用农户大量时间,影响农户获取新政策和新知识的能力,而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会影响农户的发展能力和创收能力,影响农户将新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户会产生悲观情绪,直接影响到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对农户学习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2)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影响。从影响路径来看,市场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产生的负向影响大致相当。

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60,验证了假说H2。太行革命老区农户由于地理条件、交通条件和自身能力等限制,市场信息来源渠道和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无法及时根据市场信息调整农业生产行为和务工活动。短时间内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

的经营性收入和务工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市场风险冲击直接影响农户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大多为季节性非正式灵活就业，当市场有需求时他们选择外出务工，当市场需求较少时他们选择在家务农，市场风险冲击影响其外出务工的时间和工资，影响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影响农户收入来源减少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影响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通过间接效应可以看出，市场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140、-0.089、-0.100。具体原因可能有三方面：第一，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影响金融资本对缓冲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一方面，市场风险冲击通过直接影响经营性收入，使农户金融资本减少；并且当农产品价格波动时，农户无法及时捕捉市场信息，不能及时调整农产品种植品种和数量（徐欣等，2010），从而持续性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对金融资本产生叠加影响。另一方面，市场风险冲击导致农户面临务工难的问题，务工机会和时间减少，影响农户的务工收入和金融资本。第二，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减少农户社会互动对农户自组织能力产生负向影响。在遭受市场风险冲击后，农户收入减少，为了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增收，必然会减少参与村集体活动频率和社会互动。第三，市场风险冲击通过降低农户获取知识的能力对其学习能力产生影响。伴随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出现，相比年轻人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囿于传统观念，往往不愿意也缺少能力学习并应用新技术，适应新业态。因此，市场风险冲击会导致农户获取知识的能力降低，从而影响农户的学习能力。

（3）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正向影响。相比其他风险冲击来说，农户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应对自然风险冲击的能力。

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系数为 0.210，这与预期自然灾害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假说相悖（假说 H3 未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课题组所调查的地区水资源缺乏，常年发生干旱灾害，且在近 3 年未发生过其他大范围突发性极端气象灾害。干旱灾害是持久而缓慢的过程，由于农户长期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熟悉当地气候，务农经验较为丰富，所以能够选择种植更适合当地气候的农作物和更适宜的耕作方式，以保障自身种植收入，提高自身生计韧性。

从影响路径来看，自然风险冲击对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都产生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184、0.118 和 0.132。具体原因可能有三方面：第一，自然风险冲击通过金融资本影响缓冲能力。干旱是太行革命老区长期存在的自然风险冲击，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掌握干旱发生规律，对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预期并有应对措施。例如，当地农户种植更耐干旱的玉米代替原来种植的小麦和水稻，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加稳定的经营性收入，从而提高了面临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第二，自然风险冲击通过增加农户间的互动频率影响其自组织能力。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是当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周边农户大多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当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时，农户会与其他面临同样冲击的农户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找到应对自然风险冲击的方法，所以，自然风险冲击会促使农户增加与他人交流的频率，提高其自组织能力。第三，自然风险冲击通过提高农户获取知识、将知识应用到生产中的能力影响学习能力。太行革命老区的农户

在务农过程中常年遭受干旱天气的困扰，积累了预防和抵御干旱灾害等自然风险的种植经验，从而通过“干中学”提高了自身学习能力（吴炜，2016），并且通过将长期务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提高了自身应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

#### （四）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研究按照样本户是否为脱贫户和是否来自脱贫村分别估计风险冲击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如表 7 所示。异质性分析结果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影响程度最大，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不同之处是，市场风险冲击仅对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对一般户和一般村农户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健康风险冲击和自然风险冲击，市场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相对最小。与脱贫户相比，一般户生计韧性更强，市场风险冲击对一般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作用有限。同理，相比于脱贫村，一般村的资源禀赋往往更优，一般村农户的生计韧性更强，因此，市场风险冲击对一般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不显著。

表 7 风险冲击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影响路径	是否为脱贫户		是否来自脱贫村	
	脱贫户	一般户	脱贫村样本户	一般村样本户
生计韧性←健康风险冲击	-0.578*** (0.057)	-0.285*** (0.094)	-0.484*** (0.061)	-0.470*** (0.085)
生计韧性←市场风险冲击	-0.158* (0.088)	-0.139 (0.116)	-0.190** (0.091)	-0.119 (0.111)
生计韧性←自然风险冲击	0.196** (0.086)	0.254** (0.109)	0.191** (0.080)	0.244** (0.101)
观测值数	321	203	341	183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标准误；③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分组回归中测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22 年太行革命老区实地入户调查数据，构建“风险冲击—生计韧性—生计韧性提升策略”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能力内涵”，构建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冲击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如何增强农户生计韧性，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影响作用大小依次为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第二，市场风险冲击通过影响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三者影响作用水平相当。第三，自然风险冲击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原因是在自然风险冲击类型和强度不大的情况下，农户适应和应对能力增

强。此外，通过不同群体农户生计韧性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风险冲击对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的生计韧性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相较于其他风险冲击，健康风险冲击具有突发性和持续性。鉴于健康风险冲击已成为革命老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较为突出的风险隐患，提升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应着眼于强化健康风险冲击的事前预防和事后缓释能力。一方面，逐步完善基层医疗救治系统，稳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着力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针对农户开展务实管用的健康知识、医疗保险知识宣讲，特别是加大慢特病人群政策宣讲的覆盖面，及时做好慢特病的防控，扭转部分农户“小病不去治，大病不敢治”的倾向。另一方面，在保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确保原政府代缴保费的稳定脱贫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并在医保基金可承压范围内逐步提高农户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在自付支出较高引发困难时及时给予医疗救助，避免低收入群体陷入“疾病—贫困—疾病”恶性循环。第二，市场风险冲击相对复杂，革命老区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应协同提升农户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强化农企利益联结机制，着力解决好农产品销售和收益问题。通过提高就业帮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优化外出务工稳岗补贴和交通补贴的激励效果，稳定农村人口就业数量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第三，常见多发自然风险冲击的积极应对和经验积累有助于提高革命老区农户生计韧性。一方面，由于农户对种植业和养殖业更熟悉，农户也容易形成自然风险冲击的预期，在长期农业生产探索中能够选择更适合当地气候的农作物品种。另一方面，结合太行革命老区实际，政府应坚持有机旱作支持政策的连贯性，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长期发展有机旱作农业，逐步完善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以提高农户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农户自身生计韧性。此外，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生计韧性不强是其长期生计资本薄弱的结果，虽然在脱贫攻坚期间脱贫户的生计资本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计韧性，但脱贫户和一般户、脱贫村农户和一般村农户生计韧性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应关注脱贫户和脱贫村的农户生计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随着一些帮扶政策渐进性退出，脱贫户和脱贫村农户生计韧性不强，返贫风险依然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基于革命老区风险冲击常见多发的现实，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着手增强农户生计韧性，有利于提高农户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和恢复能力，从而提高农户生计韧性，这是当前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未来着眼于农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之举。

#### 参考文献

- 1.陈佳、杨新军、尹莎，2016：《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期，第150-157页。
- 2.丁志国、李泊祎，2020：《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影响研究——基于主体博弈模型》，《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第115-125页。



- 3.高梦滔、姚洋, 2005: 《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12期, 第15-25页。
- 4.高帅、史婵、唐建军, 2020: 《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以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第61-75页。
- 5.龚斌磊、张启正、袁菱苒、刘晓光, 2022: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创新与效果评估》, 《管理世界》第8期, 第26-43页。
- 6.黄建红, 2023: 《“红三角”内源式发展: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衡山案例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第125-141页。
- 7.贾男、王赫, 2022: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防范政策研究》, 《经济研究》第10期, 第121-137页。
- 8.李斌、李小云、左停, 2004: 《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 《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 第10-16页。
- 9.李晗、陆迁, 2022: 《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家庭发展韧性——来自中国低保政策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第82-101页。
- 10.李小云、董强、饶小龙、赵丽霞, 2007: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第32-39页。
- 11.刘奥、张双龙, 2023: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第45-65页。
- 12.秦立建、秦雪征、蒋中一, 2012: 《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38-45页。
- 13.森, 1998: 《以自由看待发展》, 任贇、于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2-63页。
- 14.森, 2001: 《贫困与饥荒》,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37-39页。
- 15.史婵、奚哲伟、王小林, 2023: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实践与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164-185页。
- 16.苏芳、尚海洋, 2012: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79-87页。
- 17.孙彦、赵雪雁, 2022: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恢复力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第12期, 第2160-2169页。
- 18.王君涵、李文、冷淦潇、仇焕广, 2020: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 第143-153页。
- 19.王翌秋、刘蕾, 201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第68-81页。
- 20.魏钦恭、刘伟, 2020: 《灾害冲击、社区韧性与城乡居民发展信心——基于云南民族地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第70-89页。
- 21.吴孔森、杨晴青、叶文丽、杨新军、何艳冰, 2021: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生计建设路径——以陕北佳县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4期, 第24-30页。

- 22.吴炜, 2016:《干中学: 农民工人力资本获得路径及其对收入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第53-60页。
- 23.徐欣、胡俞越、韩杨、王沈南, 2010:《农户对市场风险与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市)328份农户问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47-55页。
- 24.杨浩、庄天慧、蓝红星, 2016:《气象灾害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592个贫困县53271户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3期,第103-112页。
- 25.岳崴、王雄、张强, 2021:《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175-192页。
- 26.张科、熊子怡、黄细嘉、赵磊, 2023:《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第103-121页。
- 27.张楠、赵倪可、高明, 2023:《新时代中国县乡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财政基础、空间均衡与实践逻辑》,《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第2-22页。
- 28.Barrett, C. B., and M. A. Constas, 2014, "Toward A Theory of Resilienc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40): 14625-14630.
- 29.Barrett, C. B., K. Ghezzi-Kopel, J. Hoddinott, N. Homami, E. Tennant, J. Upton, and T. Wu, 2021,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Resilienc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s and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 Vol. 146, 105612.
- 30.Campbell, D., 2021,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Coffee Farmers in Jamaica: A Case Study of the Cedar Valley Farming Reg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81: 220-234.
- 31.Capatina, E., 2015, "Life-cycle Effects of Health Ris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74: 67-88.
- 32.Cissé, J. D., and C. B. Barrett, 2018, "Estimating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 Conditional Moments-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5: 272-284.
- 33.Holling, C. S., 1973,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Vol.4: 1-23.
- 34.Kumar, S., A. K. Mishra, S. Pramanik, S. Mamidanna, and A. Whitbread, 2020, "Climate Risk,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Supporting Livelihood of Smallholders in Semiarid India", *Land Use Policy*, Vol. 97, 104729.
- 35.Liu, W., J. Li, L. Ren, J. Xu, C. Li, and S. Li, 2020, "Explo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Impact on Livelihood Strategy in Rural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0(3): 977-998.
- 36.Markhvida, M., B. Walsh, S. Hallegatte, and J. Baker, 2020, "Quantification of Disaster Impacts Through Household Well-being Losses", *Nature Sustainability*, 3(7): 538-547.
- 37.Phadera, L., H. Michelson, A. Winter-Nelson, and P. Goldsmith, 2019, "Do Asset Transfers Build Household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8: 205-227.
- 38.Quandt, A., 2018,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HLRA)", *World Development*, Vol. 107: 253-263.
- 39.Speranza, C. I., U. Wiesmann, and S. Rist, 2014,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Ecological Dynamic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28: 109-119.

40.Thulstrup, A. W., 2015,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Tracing Changes in Household Access to Capital in Central Vietnam", *World Development*, Vol. 74: 352-362.

(作者单位: <sup>1</sup>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sup>2</sup>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小林)

##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hocks: An Example of the Taihang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GAO Shuai CHENG Wei TANG Jianjun

**Abstract:**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Taihang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 2022,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Risk shock - Livelihood resilience - Strategy to improvement livelihood resilience" to measure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buffering ability,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lth, market, and natural risk shocks. The paper u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path of risk shocks on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and to explore potential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Health risk shocks pos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and buffering ability endures the most negative impact, followed by learning ability and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2) Market risk shock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by affecting buffering ability,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magnitudes of the three impacts are similar. (3) Natural risk shock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households are likely to form expectations of natural risk shocks in the long-ter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are able to choose plant crop varietie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local climate,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daptability and coping ability and thus improve their own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addi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rural household groups shows that furth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the stage of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Risk Shock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